

哈尔滨出版社

雲中兵 著

浪女 FISH PEOPLE 狂俠

中

鞋子，穿着一身劲装就上了床，匆匆蒙上了被子。丁罗曼竖耳静听，一个极低的声音说道：“这么看来，定是这一群人所为了。”

接着另一个苍老的声音，低哼了一声道：“这小子功夫还真不错，我一时大意，竟被他逃脱了。”

丁罗曼听得出，那先前的声音，就是苏天杰的声音，至于那个老的声音，则是从来没有听过。苏天杰的声音又传了过来：“这两扇窗户倒是完好，我们到前面看看。”听得两声风声，二人似已越房而去，丁罗曼才要翻身爬起，听杜石川极低的声音喝道：“睡下！”丁罗曼怔了一下，便听到有极轻的脚步声，在房上移动，佩服杜石川的机敏。杜石川的鼾声更响了，丁罗曼心中好笑，过了好半天，才听房上的人纵落下来，又在窗外转一阵，渐渐远去。

隔了很久，丁罗曼实在又忍不住了，一翻身坐起，杜石川也坐了起来，用衣袖擦着脸上的汗珠。

丁罗曼才要问话，杜石川又摇手阻止他，走向窗前，从窗缝向外看了一阵，这才回过身子，冷笑了一声，低声道：“好厉害的老麻子，我几乎丧在他暗器之下。”

丁罗曼急不可等地问道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杜石川坐在了丁罗曼的床边，说道：“我早就知道，这件事绝不这么简单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被我探出个大秘密来。”丁罗曼兴趣大增，杜石川把刚才的经过讲了出来。原来杜石川久走江湖，对于发生的事，只要了解三分，便可弄出个结果来。这一次大内高手，纷纷出宫，虽名为招聘勇士，但连主要人物亲自出马，杜石川立时料定，必然

发生了重大的事了。

入夜之后，杜石川忖道：“海先生叫海儿到五龙山来，总不会为的要他入宫吧？”决定去探听一下。他起身，换上了一身黑衣。庙内净是高手，稍微不慎，就会出事。

杜石川不带兵刃，只把一个普通铜钱揣在怀中，这暗器发出使人猜不透他的身分。走到了丁罗曼身前，见他睡得香甜，短时间不会醒来。才轻轻推开了房门，闪身而去。远远的禅房中，有一点灯光。

杜石川打量一下地势，他身躯一晃，越上房顶再一垫脚，如飞而去。他穿过一排黑黑的丛林，发现有一间房透出了灯光，并且好几个人影，在窗户上晃动。

杜石川打量了一下，没有什么异状，虚掩着身子，慢慢的逼到近前。

当他走到离那房还有一丈左右时，便听房中传出了苏天杰的声音：“总管的推测果然不错，想不到这五龙山的小地方，居然会来了这么多江湖好手。”一个苍老的声音接道：“事情一发生，我就知道这块地方有毛病，因为这一阵“红袖坛”在这儿走动得很频繁。”

又听苏天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们何不在红袖坛身上下手？”

老者笑了两声道：“红袖坛的情形很清楚，十五岁以上的女孩子，就算骨格素质再好，她们也不会要，再说红袖坛也是最近才出现此地，时间上不对。”

杜石川又把身子近了些，便听苏天杰又道：“今天晚上来了三个人，功夫很高。”

老者啊了一声道：“你把他们三个人的情形说来。”

苏天杰应了一声道：“第一个是石明，此人身材矮小如猴，可他双目神光，内功极佳，言谈举止都有些怪异，单手举起大鼎。”

杜石川见老者的影子，映在窗户上，不住的点头道：“此人根底我知道，不必谈他！”

杜石川暗暗吃惊，忖道：“这老者居然对江湖人物非常熟悉，石明我都不知，他怎会知道？”

杜石川想到这里，听苏天杰道：“第二人总管大概也知道，此人在江湖上有些名气叫‘红鹤’杜石川。”

老总管“啊？”了一声道：“此人是杜杰天之子，家学渊博，功夫错不了，他来我倒得注意。”

杜石川心中好不惊奇道：“我只是闻他大名，从来没见过他，他怎会知道这么详细。”

苏天杰又接着道：“第三人武功最高，但他肤色比常人黑，双目有神，看他小小年纪，真不该有这么深的功力。”

老者问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苏天杰答道：“他叫丁罗曼。”

“丁罗曼？此人倒是陌生。”

杜石川已到走廊上，偷听苏天杰对丁罗曼的形容和推测。

苏天杰不厌其烦的说道：“他看来这么出奇，可是言谈举止，都有些怪异的地方。”

杜石川心中想道：“他对我们观察倒是仔细。”

室内沉默一阵，由窗缝中向内偷望，只见室内一张方

桌之前，坐着两个黄衣卫士，一个苏天杰，另一个则不认识，另外有一个古稀老者在室内来回踱着步。

他也穿着一身黄色的衣衫，年纪很大，但脸上并没有皱纹，生得眉清目秀，脸上是一颗麻子也没有。

杜石川心中疑惑起来道：“他脸上一颗麻子也没有，莫非他不是总管蓝麻子么？”

那老人走到墙角，突然转身道：“天杰，依你看来，这人的出身如何？”

苏天杰略为思索道：“以卑职看来，这丁罗曼一定初入江湖。象是海外来的。”

杜石川一惊道：“这小子果然聪明。”

苏天杰的话，引起了老人的注意：“什么，从海外来？”

苏天杰微笑点头道：“我是这么推测，因为肤色比常人黑，但不是天生黑而是风尘之色，我以前有个朋友，久居海岛，肤色就同他一样。”

杜石川心中忖道：“想不到苏天杰分析得这么准确。”

老人对他的话很满意。

苏天杰接口道：“您仍以为公主是在海岛中出了事？”

蓝亮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山东府台说公主半年前离开山东，我却不信，我想公主根本没有到山东去。”

杜石川听到这里，越发惊奇了，忖道：“怎么？这里面有公主的什么事？”

苏天杰又接口道：“那么山东府以往的奏摺都是假的了？”

蓝亮哼一声道：“这是朝中内外官吏勾结好了的事情，

这件事等何老二回来就知道了，依我看这个叫丁罗曼的有些文章。”

苏天杰诧然道：“他跟公主失踪有何关系，公主离京时，是坐车而行，与海岛根本搭不上边呀！”

蓝亮紧紧皱起两条白眉道：“我正在想这个，怕是公主中了阴谋，出京之后改走水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双目射出了奇光，一阵冷笑，对杜石川隐蔽的地方道：“大胆东西，你听了多久了？”

杜石川大惊，慌忙中纵出。苏天杰已扑了出来，杜石川一扬手三枚铜钱夹着破空之声迎面打到。

杜石川又十枚铜钱再向窗内打去。

当苏天杰躲开杜石川铜钱后，杜石川已越出三四十丈远。蓝亮大喝：“小子，你逃不了的。”

他身形一晃追了过来，杜石川深知他的厉害，拼命逃走。

杜石川被他追得太急，向另一排禅房逃去。

他才喘了一口气，蓝亮及苏天杰已先后追来，在路口略一张望，蓝亮用手指着一条岔路道：“天杰，你由这条路追。”苏天杰答应一声，二人分头追来，杜石川看二人已去远了，才从树后出来，一纵身已奔向客房来。

不料他的身形，又被苏天杰发现，大喝道：“小子，你好猾头。”

蓝亮闻声，人立时转身朝这边追来。可距离相隔很远了，杜石川已无踪影。

杜石川把详情告诉丁罗曼，并说道：“他们注意到你，

要在你身上打主意，可要小心应付，不要露了底，若追到‘沙垒田’岛去找师父，可就讨厌了！”

丁罗曼又惊又怒道：“他们公主失踪，关我们什么事？”

丁罗曼忽想到：“莫非说的是凤西？”

丁罗曼倒在床上，在怔怔的想着心事。

凤西自己驾着小船离岛，她没回皇宫，会到哪里去呢？

第二天早餐吃完，他们被邀与蓝亮见面。来的人中，丁罗曼寻找单青鹤，想道：“他说过要到五龙山来，怎么到现在还看不到呢？”

这十个年青人中，有三四个少女，苏天杰等人忙着招呼饮茶。

少时，蓝亮从内室出来，向众人拱了一下手道：“诸位，今日有缘见面，实在高兴，现在请各位报名吧，我们交个朋友。”

众人各自报了名，并说了一些敬仰的话。

轮到石明时，他伸长了脖子叫道：“石明。”然后不再看他，态度很怪。

蓝亮非常注意的望着他，看了很久，才把目光移到杜石川身上，拱手笑道：“这位想必是杜石川杜少侠了？”

杜石川含笑还礼道：“不敢！蓝老师名震江湖，今日得以相见，三生有幸。”

蓝亮双目紧盯着杜石川，可是杜石川含笑自若，毫无窘迫之状。

蓝亮望了他半天，才转向丁罗曼，拱了一下手道：“这位少侠尊姓大名？”丁罗曼含笑还礼，尽量使自己姿态老练，

道：“我叫丁罗曼，敢问老师父大名？”

蓝亮点头道：“我叫蓝亮，丁少侠你府上哪里？”

这句话可把丁罗曼问得一怔，胡乱扯道：“河南人。”

蓝亮问到这里，微微一笑道：“我是京城来的，丁少侠，你好肤色！”

丁罗曼一笑道：“家中贫寒，四出谋生，风吹日晒的。”

杜石川料不到，丁罗曼这几句话，说得如此老练，竟似老江湖。

蓝亮目光扫向全场，和颜悦色的说道：“诸位少侠，现今皇上，求才若渴，所以命我出来招募，难得各位赏光，各位都是举鼎入庙，那只鼎很平常，诸位身负绝技，当然是不用说了，这一次志在招募天下奇士，可是名额有限，所以十位之中，只能挑出四位入宫任职，其余六位，如果愿意的话，可去各府做事。”

丁罗曼轻声问杜石川：“难道我们真的入宫？”

杜石川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们当然不入宫，可到现在，还不知师父叫我们来的目的。”

蓝亮等人声音较低时，才说道：“练武之人各有长短，对各位的取舍，未必公平，我们尽力而为就是了。”

他说着站起了身子，指定了五个人，自然包括有丁罗曼和杜石川在内。

这五人中，除了丁罗曼、杜石川及石明外，另有一男一女。

丁罗曼心中非常奇怪道：“他带我们到这个空房子作什么？”

蓝亮一屁股坐了地下，对众人说道：“各位，请委屈一下，也请坐下来。”丁罗曼等虽然奇怪，也只好依言坐下。

蓝亮见众人都坐好了道：“开始我要考验一下各位的定力，所以现在请各位按照平常坐息的要领。”

他说完之后，闭上眼睛，其他三人也各自按照要领，开始调息。

丁罗曼虽然奇怪，也只好依言而行。开始时燥热无比，渐渐安定下来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丁罗曼醒来，杜石川等人不在，只有蓝亮坐在他对面。

丁罗曼也知道自己坐的时间不短，因为他在海岛时，有时一整天。他望了望道：“他们呢？他们到哪里去了呢？”

蓝亮笑道：“他们早醒，丁少侠，这第二关也通过了。”

丁罗曼心中很是奇怪，匆匆赶回房中，杜石川仍然不在房中，他把这座大的庙宇，走了一遍，仍毫无发现。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找杜石川的时候，不知不觉走下山来。

忽听一人喊：“海儿，我来了。”

丁罗曼回头一望原来是单青鹤。忙问：“你怎么现在才来？”

单青鹤道：“我来此找人，现在并不算晚。”

丁罗曼道：“你找谁？”

单青鹤沉吟了一下道：“我找一个父辈的朋友，他姓蓝……叫蓝亮。”

由于单青鹤尚未用饭，二人寻了一间小酒店，边吃边谈。

单青鹤道：“刚才又看见她了！”

丁罗曼一怔道：“谁呀？”

单青鹤咬了一下嘴唇道：“就是那天晚上，点伤我穴道的那道姑。”

丁罗曼啊了一声，单青鹤接道：“这个道姑穿着华贵，又赶着一辆马车，我看她绝不是善良之辈。”

丁罗曼点点头道：“不过她的那身功夫也真高！”

单青鹤点头，表示同意他的话道：“这一次不是她一个人，另外有一个女人。”

丁罗曼问道：“也是个道姑吗？”

单青鹤摇头道：“不，是一个女孩子。”

丁罗曼心中一动道：“你说她们是坐马车来的？”

单青鹤点头道：“是的，一辆黑马车。”

丁罗曼一惊道：“那一定是尚巧燕。”

丁罗曼想着便问道：“她们现在在哪里？”

怪得很，丁罗曼竟会突然关心她起来了，他立时站起来道：“快带我去看。”

单青鹤以为他真有急事，连忙扔下酒钱在桌上，匆匆跟了出去。

不一会的工夫，他们已到了山下，丁罗曼果然看见停着一辆黑色马车。

两人距马车不过五六丈，丁罗曼正要出去，突见慕云道姑由车后转了过来。

丁罗曼便隐起来，只听道姑道：“我到山上办事，你好好在车内等我。”

道姑说完之后，转身而去，向那座小山爬去，丁罗曼

心中想道：“她一定去找蓝亮，这车中的人是谁呢？”

丁罗曼看见一张脸，惊喜欲狂，一步就冲了出去，飞快的跑到车边，忘形的叫道：“凤西！凤西！”

车内的女孩子，正是凤西。单青鹤弄不清怎么回事，丁罗曼已紧紧的拉住了凤西的手。他见凤西落泪，心头怜惜鼻头一酸，也几乎落下泪来。

凤西强忍着泪道：“海儿，你快带我走，这个道姑要害我。”

丁罗曼毫不考虑，跳上了车子，对单青鹤说道：“单青鹤，我有事，要走了！一年后见。”

他说着挥动马鞭，等到车辆已开始转动，他才叫道：“一年后在这里。”

单青鹤怔怔的望着车影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。”

这辆马车，驰上了驿道，两旁行人减少，速度越发快了起来。

他赶车如飞，凤西由大窗户口中伸出了头，叫道：“海儿，快些…那道姑厉害……”

八

马车急驶了一阵，丁罗曼的心情才安定下来，他问道：“凤西！你好吗？”

凤西在车中被摇得东倒西晃，闻言连忙趴到窗口，用力叫道：“我好！你呢？我想你。”

他跳下了马车，已浑身大汗，匆匆打开了马车，凤西缩成了一团，头发有些混乱，看来有些狼狈。凤西无力的坐下，倚在大树上，长长的吁了一口气，叫道：“海儿……”

丁罗曼在凤西身旁坐下，拉住她的手道：“不要哭，我们已逃得很远了，那个道姑追不上我们。”

丁罗曼劝慰一阵，她才止住泪，丁罗曼问：“你是不是公主？”

丁罗曼的话，使得凤西脸色一变，连忙摇头道：“我，我不是公主！不是！”

丁罗曼见状说：“我知道你是公主，你不要骗我。”

丁罗曼笑了笑，随着把寻访她的事告诉了凤西。良久，她低声说道：“啊！他们在找我？”

凤西皱着秀眉，沉默了一下道：“我一年之后，就会回去了。”

凤西有些不悦，嗔道：“刚才还说你要永远保护我，现在就不管我了？”

丁罗曼正在痴想之际，突见远处有人影，丁罗曼心中一惊道：“恐是那些宫里的人，来劫凤西来了。”

不大工夫，那条人影出现了，他在远处张望了一下，丁罗曼注意望去，见没有别人，这才放心，忖道：“如果他们来很多人，那我可不好应付了。”

丁罗曼才想到这里，便见那人，一晃身子，越过篱芭墙，他穿了一身全黑的衣服，看不清相貌。

这院非常小，总共不过五四间房，那夜行人以极快的身法，扑向第一间。

丁罗曼来到院中，把身子隐在黑暗之中，抬头望时，没有人影。

发现那个夜行人，正在第一房的后窗处，向内窥望。

丁罗曼虽然身似狸猫，仍惊动了夜行人。他惊异的打量着房顶。

丁罗曼隐身之处，正是凤西所住房间后窗之上，他心想：“只要你敢接近凤西的房间，我绝不饶你！”

那夜行人一身黑衣，脸上蒙着黑布，丁罗曼已看出，这人就是大内高手苏天杰。

他略为张望，立时离开窗口，过了一阵才叫道：“公主，恕小的放肆了。”

丁罗曼再也忍不住了，喝道：“你好大胆！”

苏天杰大惊，身子一侧，飘出三丈以外，由窗口望去，只见房内轻纱半垂，凤西已安然入睡了。

苏天杰以极快的身法，越出篱芭墙，丁罗曼喝道：“苏天杰你逃不出去的！”

苏天杰回过身子冷笑：“丁罗曼，我并非怕你，只是在店中动手，怕惊了小公主的驾。”

丁罗曼艺高胆大，对于这毫不在乎，晃了晃双掌：“谁要敢动凤西，我就杀死谁！”

丁罗曼见他第一招是佛家绝技，掌风虎虎有声，心中大惊，一拧身子，已闪开半尺。丁罗曼又一指快如闪电，苏天杰便觉手臂一麻。苏天杰知道遇见了劲敌，把全身功夫展开对付丁罗曼。

二人正打得激烈时，又有两条人影飞快的窜了过来。细一看，不禁大喝道：“好贼子把凤西留下。”

那两个夜行人，已抓住凤西的身体，飞快掠上了马车，如飞而去。

丁罗曼疯了一般，好几次向前冲去，却被苏天杰的掌力逼了回来。丁罗曼双臂大张，口中怪叫，身如一阵急风，向苏天杰扑过去。丁罗曼来势太猛，苏天杰虽有一身绝技，亦大惊失色，连向后退。

苏天杰才缓过式子，顿觉头顶有万钧之力压来。

他又闪向一旁，可丁罗曼就如同他的影子一般，蒲扇大的铁掌，又向苏天杰天门抓来。

苏天杰身子猛一滑，身子已转到了丁罗曼背后，使得丁罗曼有些意外。

丁罗曼身子闪电般的转了过去，口中大喝一声，两只虎掌分开，左掌五指如刀，便切苏天杰左右腕脉。苏天杰

料不到，丁罗曼在这一瞬间，躲过了自己的奇袭，并且连出奇招，惊出了一身冷汗。他一咬牙，叫道：“我与你拼了！”

与此同时，他右掌猛然翻起，直逼丁罗曼胸前，身子随着前扑，晃过丁罗曼的一招。苏天杰这一式可是奇险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丁罗曼迅速还击的话，他绝无能力再逃了。

他已用了玉石俱碎的险招，拼着命也要把丁罗曼折于掌下。

丁罗曼冷笑一声道：“我才不与你拚！”

苏天杰猛觉右掌一空，心知不好，随觉眼前一黑，丁罗曼双拳距自己面门不过半尺左右。

这一来可把苏天杰吓得魂飞天外，他一咬牙，怪叫一声，一低头，双掌齐击，拚命的向丁罗曼小腹击去。

这一式可真是拚命的招式，不料丁罗曼乃是虚招，苏天杰才一低头，丁罗曼整个身子，已经凌空拔起，双掌收回。

苏天杰猛攻的这一招，又是无功，而他整个身子，完全卖给对方了。

丁罗曼荡起之后，再不迟疑，双掌一分，便向苏天杰背心拍到。

苏天杰觉得背后劲力如山，不禁闭目暗叹：“完了！”

丁罗曼双掌堪堪已经沾到他背心“灵台穴”上，这“灵台穴”位于大脊椎骨第六骨节之内，为人体一大死穴，只要丁罗曼双掌落下，苏天杰这条命算完了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丁罗曼双掌突然一滑，换在苏

天杰右肋“志堂穴”轻轻一拍。只听得苏天杰“吭”的一声惨叫，人已摔出了七八步，倒在了地上。

丁罗曼收了掌，望了望苏天杰，冷冷说道：“饶你一条命，我走了。”

他急于追赶凤西，顾不得苏天杰的生命，点脚之下，人如飞鹰，已经扑出了十余丈，消失在黑暗之中。

可怜苏天杰大内中有数的高手，倒在秋风之中。他知道丁罗曼手下留情，留下了一条命，不过他知道自己被击中“志堂穴”，“志堂穴”位于人体两腰，通往肾脏，受制之后，如不施救，三日发笑而亡。所以苏天杰既紧张又痛苦的躺在那里，焦急的等候着别人的施救。

丁罗曼伤了苏天杰之后急着寻找凤西，一路心慌意忙，奔行若飞。他集中目力，仔细打量着地上的轮痕，却是找不出一丝痕迹来。

丁罗曼忧心似焚，怒气填胸，双掌不住的向空猛劈，却是无可奈何。

前面是一处三岔路口，使得丁罗曼无所适从。

此处遍地黄土，莫说马车走过，就是行人走进，足印也会留下很多，可是丁罗曼弯下身子仔细寻找，硬是一点发现没有，他怒气冲冲的忖道：“哼！难道马长了翅膀，飞走了不成？”

他正在懊恼寻思之际，突听远处有拳脚相搏之声。

丁罗曼不禁精神大振，双脚一垫，人如飘风般，飞快地赶了过去。过了三岔路口，打斗的声音越发听得真切，丁罗曼心中颇为兴奋，忖道：“只要有线索就好。”

于是他寻声而去，靠左边的一条路，地势颇低，那打斗之声，便是由坡下一排树林中传出。

丁罗曼认准了地方，再不迟疑，一连三个纵身，便来到近前，耳旁听到一个苍老的口音道：“正主子来了，师太，我们暂停如何？”

丁罗曼听出这是蓝亮的声音，心中颇为兴奋，因为找到他，就可以打听到凤西的下落了。

丁罗曼才想到这里，便听一个妇人的口音说道：“蓝麻子，少给我来这一套，后生小辈，焉敢在我手下闯祸？此事除了你，没有别人。”

丁罗曼闻言不由吃了一惊，原来是慕云道姑的声音，他心中忖道：“怪了！他们怎么会在此动手？”

丁罗曼想到这里，又听蓝亮说道：“你不相信把他叫出来，我不信这小子会使诈。”

慕云道姑冷峻的声音说道：“丁罗曼，你过来。”

她的话似有一股莫大的魔力，丁罗曼不自觉的按照她的话做了。

当丁罗曼走出之后，不禁更惊异了，因为除了蓝亮与慕云道姑外，还有两个年青人正在动手，却是杜石川及宫中另一卫士。

丁罗曼惊诧之际，还未开口，便听蓝亮说道：“师太，我们暂切停手如何？”

慕云师太把肥大的袍袖一吸，冷冷道：“也好，问明了再动手也不迟。”

他二人倏的分开，蓝亮缓缓向丁罗曼走来，丁罗曼暗